

Postgraduate/Distance Learning
Assignment coversheet & feedback form

**THIS SHEET MUST BE THE FIRST PAGE OF THE ASSIGNMENT YOU ARE
SUBMITTING (DO NOT SEND AS A SEPARATE FILE)**

For completion by the student:		
Student Name: Sifan Gao		
Module code: SICH7021 Module title: Confusions Classics Studies	Student ID number: 2000017	Educational support needs: No
Module tutor: Prof. Chen, Feng-Yuan Assignment due date: 16 Sep. 2022 -15:00		
If your module has multiple submissions please indicate which piece of work this is.		
1 st	✓ 2 nd	3 rd 4 th 5 th 6 th
I confirm that this is my original work and that I have adhered to the University policy on plagiarism. Signed Sifan Gao..... Email submission: if you are submitting this form via email, please tick this box ✓ (as a substitute for your signature) to confirm that you agree to the above declaration.		
Assignment Mark		
1 st Marker' s Provisional mark		
2 nd Marker' s/Moderator' s provisional mark		
Agreed Internal Mark:		
External Examiner' s mark (if relevant)		
Final Mark		
NB.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		
For completion by Marer 1 :		

Comments:	
Marker' s signature:	Date:
For completion by Marker 2/Moderator: Comments:	
Marker' s Signature:	Date:
AGREED INTERNAL MARK (where necessary): Comment on process on arriving at agreed mark:	
External Examiner' s comments (if relevant)	
External Examiner' s Signature:	Date:

《左傳》晉獻公相關預言研究

一、前言

《左傳》中多有預言描寫，如妖夢成真，卜筮應驗等，為敘事添加了神秘色彩。但也因此備受學者爭論。晉范寧《春秋穀梁傳集解序》認為：「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¹。清儒汪中《述學·左氏春秋述疑》解釋道：「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命、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誣，斯之謂与！」²現代學者傅道彬則認為預言是《左傳》描寫的一大特色，開預言式文學手法之先河，但他對於預言中涉及的鬼神、巫術等仍持否定態度。³張高評在《〈左傳〉預言之基型與作用》⁴中，並未把重心放在使用預言的褒貶上，而是關注預言本身，對其類型和作用做了詳盡的分類。

而本文聚焦在晉獻公相關的預言上。因為晉獻公作為晉國霸業的奠基者，他所做的事情不但影響晉國，甚且影響春秋、戰國，乃至戰國以下。獻公宗法意識淡薄，卻又「剛猛勇悍，雄才大略」⁵，這些特點在預言中皆有體現，頗具特色。本文旨在從歷史、文學、人文道德三個層面分析《左傳》中獻公相關預言，以此探索預言描寫對於《左傳》的意義。

¹ 范寧集解：《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361。

² 汪中：《述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24。

³ 傅道彬：〈左傳應驗描寫初論〉，《松遼學刊》1988年第3期，頁51-55。

⁴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40-60。

⁵ 張高評：〈春秋比事屬辭與左傳驪姬亂晉之敘事義法〉，《中國敘事傳統說苑》2021年第2期，頁107-114。

二、 預言存在的歷史合理性

張高評將《左傳》中預言類型歸納為「夢寐、卜筮、形相、機祥、歌謠」⁶五種。其中形相指「不僅觀人形體而已，亦且察究聲氣，參核操行，品鑒賢否，以斷人吉祥」⁷，即通過一個人的外貌、講話、動作行為判斷未來走向；而機祥則靠天象進行預測，「或假諸星象，或援乎陰陽，或托於五行，或藉之災異」⁸。這種分類方法清晰且條理。本文參考此法，對與獻公相關的主要預言進行了梳理。獻公一生，有三大方面涉及晉國的治亂興亡：其一，對內削弱公族，完成曲沃代翼後晉國內政的統一；其二，對外擴張疆土，如滅霍、滅虢、滅虞等，促成晉國之強大；其三，嬖寵驪姬，聽信讒言，造成女戎幹政，骨肉相殘，此次驪姬之亂使晉國內亂將近二十年。而這三方面主要事跡，幾乎都有預言的出現。這些預言有的是直接針對獻公的預言，有些則是因獻公的舉措進而對其他人物、國家的未來產生預言。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時間	預言事件	預言類型	預言作用
針對獻公的預言			
僖公四年	立驪姬為夫人	卜筮	娶妻
僖公十五年	獻公嫁伯姬	占筮	嫁女
因獻公舉措對他人、他國產生的預言			
莊公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蒍預言虢公	形相	人之運勢

⁶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頁 41。

⁷ 同上，頁 56。

⁸ 同上，頁 57。

僖公二年	晉卜偃預言虢必亡	機祥	國家興衰
僖公五年	宮之奇預言虞不臘	機祥	國家興衰
僖公五年	卜偃以歌謠預測晉國滅虢	歌謠	出征

與獻公相關的預言，從其作用來看，娶妻、嫁女、出征、人之未來運勢乃至國家興衰都有涉及，說明在春秋時期進行預言占斷應當是生產、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凡是人們重視的事情，都會提前進行針對性的預言。而從預言類型上看，各種預言方式幾乎皆有出現，有機具儀式性的卜筮，也有根據形象、機祥的預測。可見當時預言文化的興盛於成熟。但其中卜筮、歌謠、妖夢一類的預言，對於現代人來說似乎鬼神與巫術的色彩過於濃重。比如卜偃根據歌謠進行預言，頗有種讖緯的味道。學者常對這一點提出質疑。如傅道彬在《〈左傳〉應驗描寫初論》中，雖然肯定了預言對於《左傳》敘事的積極作用，將預言看作是寫作手段，為文章增色，但對於預言常涉及到鬼神、巫術卻大不認同，認為這是「不科學的」，「違背史實的」⁹。誠然，仰賴卜筮、歌謠等來預測未來呈現出人們對於鬼神、天命的崇拜是帶有迷信色彩的。但看待問題應當具有歷史的眼光，如果以現代科技高度發達的文化為標準去衡量幾千年前的社會情況，本身就不科學。以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相信預言、鬼神本就是符合當時歷史背景的。春秋時期雖然有人文的覺醒，但鬼神、天命在人們心中依然具有分量，個人的婚喪嫁娶，國家的興衰治亂，都要提前預測，以期獲得「神」的指

⁹ 傅道彬：〈左傳應驗描寫初論〉，頁 51。

引。不守禮法如晉獻公，在立夫人、嫁女、出征前都要預言一番。此外，史書記錄預言也並非違禮之事。清人汪中《述學·左氏春秋釋疑》「司其事而不書，則為失官，故曰：『天命、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史之職也。』」¹⁰早期巫史不分家，記錄預言本身就是史官的職責。因此在春秋的時代背景下，史書出現預言並不奇怪，《左傳》敘述這些預言反到能更切實地反應出當時的史實。

三、 預言的藝術價值與文學開創性

《左傳》中預言除了反應春秋時對於鬼神、巫術的態度，還在敘事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左傳》長於敘事，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它被稱為先秦散文「敘事之最」。從這一層面觀察，其中的預言則成為了特殊的敘事技法，即藉助預言、預感的吻合來預示人物命運和事物發展變化的結果，使得敘事環環相扣，頭緒分明。進行預言的過程和一步一步地應驗也給足了讀者一種福爾摩斯探案似的樂趣。傅道彬認為《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都深受《左傳》應驗描寫的影響。這種草蛇灰線的手法，也開啟了後世小說使用應驗手法的先河。預言的藝術價值是得到現代學者廣泛認可的。

在《左傳》中，事件預言除了為後續事件發展埋下伏筆，也常常起到提示、回憶前文內容的作用。以獻公立驪姬的卜筮來看，會明顯發現預言對於敘事的串聯。驪姬初次登場是在莊公二十八年：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

¹⁰ 汪中撰：《述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25。

欲立其子。¹¹

此處事件的人物紛紛登場，交代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以及驪姬的動機。拉開了驪姬之亂的序幕。但故事真正的高潮卻在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¹²

「初」代表此處為追溯，再現了獻公欲立驪姬為夫人時的卜筮場景。此次預言先將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再次呈現，做了一次前情回顧，讓讀者回憶起序幕中的情景。進而卜人提出卜卦之兆辭，預示故事的結果。此處兆辭前半句的「專之渝，攘公之瑜」，已經與莊公二十八年的「驪姬嬖，欲立其子」呼應，得到了應驗。使後半句的預言變得更有可信度。這樣應中有驗，驗中有應的鋪排，使敘事跌宕起伏、環環相扣。並且《左傳》預言之細緻，沒有一字是無用的。獻公立驪姬為夫人先卜後筮。《左傳》中大多數預知吉凶只占卜或占筮，卜筮並用是非常正式的，可見獻公對於立夫人這件事的重視。且卜后結果不理想又追加占筮，獻公急不可耐立驪姬為夫人，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私心躍然紙上。反復呼應了「驪姬嬖」。兆辭中的「十年尚猶有臭」，對應著之後長達十多年的晉國內亂，而「臭」甚至與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時，晉語所載的「臭達於外」遙相呼應。蛛絲馬跡的連綴將細節處理的完美。因此傅道彬稱左傳預言在「藝術上顯得粗糙外露」

¹¹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38。

¹²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295。

¹³似是欠妥。

再看獻公嫁女的預言亦是如此。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羸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

¹⁴

同樣，以「初」字回溯過去，開啟預言的具體內容。這段所欲言的時間之長，從獻公在位時伯姬出家，一直到惠公之子去世，時間跨度相當大。但因為這個預言的敘寫，如此長的時間線得以串聯在一起。

《左傳》本身為編年體史書，依時敘事使得一些跨度較長的大事件分散在不同的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事件的連續性和整體性。但由於預言的前後呼應，做出「前情提要」的同時進行「下集預告」，將相關事件勾連起來形成完整的故事。預言是左傳敘事不可或缺的粘合劑。

四、 預言暗含的人文覺醒與道德警示

《左傳》的價值絕不止只停留在文學層面，它更具有人文、社會層面的重要意義。其中的預言亦復如是。讓我們更進一步閱讀獻公立驪姬時的卜筮。獻公面對占卜顯示的不吉，很顯然是不滿意的。為了

¹³ 傅道彬：〈左傳應驗描寫初論〉，頁 55。

¹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351。

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又追加了占筮，筮之吉。不出所料，獻公選擇了符合自己心意的筮的結果，摒棄了與自身意志相違背的卜的結果。即使按照禮法，應當遵從卜的結果。如楊伯峻注解。獻公違卜筮結果不只這一次。從之前的表格了解到，針對獻公的兩次預言獻公都沒有聽從。而縱觀《左傳》，違卜、違筮的，也不只獻公一人，如晉惠公卜車右，魯國卜郊，楚靈王卜得天下等。

時間	預言事件	預言結果
僖公十五年	晉惠公卜車右	違卜
僖公三十一年	魯國卜郊	違卜
昭公元年	晉平公卜病	違卜
昭公十三年	楚靈王卜得天下	違卜
昭公十七年	楚陽句、子魚卜戰	違卜
定公九年	衛靈公卜過中牟	違卜

從時間上來看，獻公似乎是違卜違筮的始作俑者。這與他自身的經歷有密切關係。獻公這一支公族通過弑君，小宗篡奪了大宗的位置。所以獻公的宗法、禮法意識是非常淡薄的。由他開始，春秋中後期對於預言的遵從程度逐漸降低。這些對於預言結果的不接受，直觀反映出雖然鬼神、天命等概念在當時仍然根深蒂固，但人們已經不願意再一味被動接受上天安排，反而有種使預言為我所用的意識，甚至藉由卜筮手段將自己的需求合理化。可見當時個人意識開始覺醒，鬼神天命漸漸不再是心中不可違逆的崇拜性質的存在。《春秋史》中提到：

「春秋時正處於將『天道』轉到現實的『人道』。」只是這種覺醒在尚武寡德的獻公身上變成了個人主義與慾望至上，為了滿足一己私慾棄禮法、天道於不顧。但在智慧賢能之人身上，這種覺醒則有不同的體現。被獻公所滅的虢國，其國運被反復預言過多次。早在莊公二十七年，士蒍就預測：「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¹⁵僖公二年，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¹⁶與虢國同樣命運的虞國，也有類似的預言。僖公五年，宮之奇預言：「虞不臘矣」，而他的理由是「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¹⁷。這些預言中「民」反復出現，強調人民、道德才是成敗的根本原因，而不是鬼神的安排。這種對於人民、人格的重視，代表著民本思想的崛起。

更進一步，《左傳》預言另一大特點則是極為靈驗。以獻公相關預言來看，全部言中，無一例外。往往符合道德禮法的事件，預言會有好結果；反之，便是失敗的、淒慘的結局。這種近於「報應不爽」的應驗，並非是冥冥中的天意這麼簡單，而帶有作者想要傳達的道德、人文觀念。《左傳》描寫晉國與虢國的對峙，對於獻公如何勇猛善兵，開疆擴土並未著筆墨。而是把重點放在被滅的虢國身上，將虢國覆滅的原因預言在虢公忽視人民、貪婪奢淫處。體現出作者對於尚武寡德

¹⁵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236。

¹⁶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283。

¹⁷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309。

的獻公也並非持肯定態度。由此可知，預言的內容實質並非由神鬼主導，而是由道德精神主導。作者藉助預言表達著其內心的道德追求。

五、 結語

《左傳》中的預言敘寫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左傳》記載這些預言不僅是合理的，更是藉由它們將零散的事件與細節連綴起來。這種敘事技法對於後世的文學書寫造成深遠影響。但更重要的是，這些預言事件體現著春秋時代以人為本思想的覺醒，《左傳》作者藉助這些預言的應驗引導著讀者向符合道德、義理的層面思考。若只是把預言看作鬼神、迷信，閱讀《左傳》的意義就過於局限了。

參考文獻

1、古籍專書（按朝代）

〔清〕汪中撰：《述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

〔清〕（日）竹添光鴻注：《左氏會箋》，成都：巴蜀書局，2008年。

2、現代專書（按姓氏筆畫）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劉文強：《晉國伯業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年。

3、期刊論文（按姓氏筆畫）

張高評：〈春秋比事屬辭與左傳驪姬亂晉之敘事義法〉，《中國敘事傳統說苑》2021
年第2期。

傅道彬：〈左傳應驗描寫初論〉，《松遼學刊》1988年第3期。